



又见灯笼果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见到一棵灯笼果，在小区草坪上孑然一身。何处飞来的种子？我沉下身子，和它久久对视。是的，的确是对视，我们相互凝望，若是别离很久，却又熟悉无比的朋友。过去的乡村灯笼果多，它就是棵野草，长在荒埂、豆棵、棉花地里，绿绿的枝叶，开白色的花朵，和辣椒的秧子差不多，如不小心辨识，还以为就是辣椒。好在灯笼果结着灯笼样的果子，特点鲜明。熟透了，撕开微黄的包衣，露出圆润的果实，酸甜可口。

这可是乡村难得的好味道。每到夏天，灯笼果开始成熟，我就会在乡野里四处寻觅，成把的摘，捧回家中，一粒粒细细品尝，体会酸甜在口腔中游动带来的快感。实际上，大夏天，乡村不缺少吃的，小梨小桃酸葡萄，水中的莲角，陆地上的山芋，捣捣鼓鼓，都能送进嘴里。不知为何，我单单喜欢上了野地里的灯笼果。后来明白了，我喜欢的不是灯笼果的酸甜，而是它果实的外形，像极了能提着行走，照亮暗路的灯笼。灯笼这玩意，只在春节时出现，提在手上，或挂在门楣上。灯笼多是自家糊的，先用竹子扎成筋骨，再用纸糊，着上红色。所以糊灯笼，也叫扎灯笼。记得邻家的秃叔，是扎灯笼的高手，他的手巧得很，窝窝屈屈就扎出了灯笼的形状，再糊上彩纸，灯笼就完成了。我没少求过秃叔为我扎灯笼，秃叔人好，有求必应。秃叔的秃头是真的秃，秃得发亮，同龄人常和他开玩笑，说：秃叔的头就是一盏灯笼，能照出亮光。

我讨厌这说法，没少唾过人口水。灯笼果如是秃叔手扎的灯笼，只不过这灯笼是挂在植物上的，酸酸甜甜的惹人爱。似乎秃叔也是喜欢灯笼果的，我见过他顶着大太阳四处去摘灯笼果。灯笼果肯结，摘了一帮，另一帮又结上。如此，灯笼果有了固定的地盘，而这地盘谁都可以闯进的。为之，我有点生秃叔的气，

这不是和我们抢果实吗？秃叔可是大人了。

我暗暗跟踪过秃叔，发现了个秘密。秃叔摘了大捧的灯笼果，是送进芳婶家的。芳婶喜欢吃灯笼果？不是的。芳婶有一个拎耳朵不知叫唤的儿子，儿子好这口。芳婶的丈夫死在扒河的工地上，芳婶是个寡妇。秃叔送灯笼果都在大中午，人歇中，植物歇中，村庄静悄悄的。我把这发现告诉了爷爷，爷爷忙捂我的嘴，让我千万别说出去。后来，秃叔和芳婶成了一家人。秃叔是嫁进了芳婶家门的，没甚仪式，仅仅是在芳婶的门前挂了一溜灯笼。屋檐下的灯笼，真像灯笼果，酸甜的味道，一阵阵向外涌。

秃叔再摘灯笼果时，就不是一个人了，他拉着一个孩子，头上油油的，在太阳下一闪一闪。我离开乡村，灯笼果少见了，但我一直以为这乡村有故事、有内容的野果是不会消失的。一年在水果店里见到了灯笼果，比乡村的灯笼果大多了，可形状无异。买了两斤，价格还真不便宜。回家后洗净，郑重其事撕开，好大的圆润，扔进嘴里，却没有了少时的味道，过于甜，甜得发腻，酸走了，口腔的风云怎么也搅和不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儿时，生在野外的灯笼果，还有秃叔以及他扎的灯笼果状的彩纸灯笼。先有灯笼果，还是先有灯笼？我发了会呆，如同先有蛋，还是先有鸡一样费解。灯笼果，茄科酸浆属多年生草本。茎直立，密生短柔毛。叶较厚，阔卵形或心脏形，两面密生柔毛。花单独腋生。花萼阔钟状；花冠阔钟状，黄色而喉部有紫色斑纹；花丝及花药蓝紫色。果薄纸质，淡绿色或淡黄色；浆果成熟时黄色。种子黄色，圆盘状。夏季开花结果。

灯笼果，还有个名字叫凉姑娘，这不准确，还是叫灯笼果好。



听取蝉鸣一片

■ 安徽合肥 吴玲

栀子花石榴花开的时候，还是初夏的味道。此后江淮之间很快会遭遇梅雨，梅雨时节，树木和花草都是一个劲地疯长，攀援植物更是枝叶交缠，几天不见，就长得密不透风。有一种洗澡花，紫色，鲜艳，喜欢开在早晨或傍晚，真是越开越艳。洗澡花是我们乡下的叫法，它的植物学名是紫茉莉，别称晚飯花、胭脂花。

梅雨季候是湿热，蝉叫得最热烈欢快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夏天，这时明晃晃火辣辣的太阳下，更多的植物与农作物开始开花抽穗结实，北方种植的多是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高粱、棉花、向日葵，那是一种气派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苍茫。南方的庭院则种满了南瓜、黄瓜、丝瓜、葫芦、茄子、辣椒、芝麻，还有田田的莲叶，所见是一种清丽，亦是一种好看与富足。夏天北方和南方似乎温差不大，但是北方日照时间长，所以新疆瓜果更甜，东北大米更好，可以说珠圆玉润，煮出的饭又甜糯又油亮。

蝉就是知了。三伏天，是蝉叫得最热烈欢快的时候，几乎整座村庄或整片林子都在响，那是蝉们在集体唱歌，歌声像下雨，下的是金属雨，像无数支板擦擦动的声浪，所以有“蝉声如雨”这个词。蝉们唱了很久，声音才慢慢弱下去，有时是戛然而止，有时中间停顿一小会儿，不知哪只蝉调了律，蝉们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大合唱。夏天会唱歌的不止是蝉，至少还有蝈蝈、纺织娘、蟋蟀、蚱蜢。星光如水的晚上，斜倚一张竹床，摇一柄蒲扇，这时艾烟袅袅，萤光点点，幽蓝的天幕作背景，你闭着眼睛细听，夏天的田野就像在上演一曲大自然的田园交响乐。往日时光里，我们用麦秸草编小笼子，捉绿蝈蝈，也捉灰蝈蝈，养着，大暑时节，蝈蝈总是唱四二拍节奏的歌，铿锵又美妙，与它小小的身子真是不相匹配。蝈蝈吃蚊子，我们就把捉来的蝈蝈放进蚊帐里，没看见它如何吃的蚊子，第二天早晨睡眼惺忪，枕边是一只压扁了的绿蝈蝈，很是伤心。与蝉与蝈蝈相比，纺织娘与蟋蟀的叫声就抒情多了，它们喜欢待在草丛和石缝里，歌声中带有一丝凉意，尤其是立秋以后，愈见清凉，让劳碌了一夏的庄稼人心里多了几丝宁静，吃饭亦香，睡觉亦觉踏实。

我们当然也捕过蝉，用漂洗出的面筋，或者蜘蛛网粘在长长的竹竿梢上，竹竿循声慢慢移过去，对准蝉翼，还没等那只蝉反应过来，就被牢牢地粘住，蝉“吱吱吱”使劲地手舞足蹈起来。其实就是不用竹竿，“蹭蹭蹭”三下五下爬到树上，一个中午亦能捉到十几只。

江淮丘陵地区多蝉，有一种金蝉，很名贵，不可多得。有一年夏天，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一大碗蝉蛹，用油爆了，幼蝉一只只蜷曲着，犹犹豫豫夹了一个，到底不敢吞咽下去。“油炸金蝉”在江浙一带是名菜，我在绍兴的餐馆遇见过。窗外的蝉就这么一个劲地叫，蝉叫得愈是响的时候，夏天愈热，愈热蝉是愈叫。稻子黄了。玉米熟了。南瓜绿豆汤可以同熬了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莲叶莲子在骄阳下，是灼灼的美艳和丰满。

秋光中的芦花

■ 安徽肥西 张莉

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一头银发是智慧的象征，就像戴眼镜的人，总会让人感觉到学识渊博。后来，特别喜欢曾经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，她满头银发，却毫不掩饰，露出的笑容灿烂迷人，透出一种端庄大气和知性的优雅，是我的偶像。那时，我对别人热衷于把白头发染黑很是不屑，想着等我老的时候，就要像傅莹一样，不染头发，就留一头银发。

年过四十之后，白头发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，让我有些猝不及防。开始我还觉得自己的发质比较软，也就是平常说来不太容易白的那种，可白发增长的速度，却让我慌了神，先是一根根的夹杂在黑发里，接着就成了一簇簇。而且，近两年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头发还脱落得特别厉害。诗圣杜甫，怕是也与我有过相同的经历，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写得真实而妥帖。每次打扫卫生，看着地上掉落的扭曲挣扎的头发，我都感觉欲哭无泪，而让我更奇怪的是，每每掉落的又总是黑头发，白头发却似有泰山压顶亦岿然不动之态。

为了保证头发的总量，我坚定地采取了宁剪不拔的政策。洗过头发后，我就让孩子来帮我剪白发，开始她还兴致勃勃，一边帮我剪白头发，一边听我说起小时候写作文的事。那时候，好像大家一写到有关爸爸妈妈的文章，总是会说说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，为了家人的生活操劳，当看到爸妈头上出现第一根白发，就会觉得爸妈老了，会情不自禁地伤感和难过。其实那时懂个啥，不过是看别人文章都这样写，老师课堂上拿来读的范文也是如此，自己算借鉴来随个大流罢了。时间久了，孩子便有些烦，咕嘟着不愿意了，说妈妈你的白头发好多，剪了半天都剪不完。于是，我只好自力更生，对着镜子亲自动手。

有天上班，进了单位的电梯，电梯正面有面很大的镜子，一直都不太喜欢这面镜子，原因是它太清

晰。那天无意中一瞄，看见头顶端几根白头发肆无忌惮地矗立着，映衬在边上无精打采的黑发里，颇有些笑傲江湖的味道，别提有多扎眼。仓皇下了电梯，唤来隔壁小同事，让她帮我剪掉白头发。她一手拿着小剪子，一边有些为难地跟我说：头顶后面还有好几根，都太短了，我怕剪的时候会剪到边上黑头发。我连说，不用怕、不用怕，照剪，宁可错剪一百，也不能让一根白头发漏网。

心有不甘之时，再看看同龄人，也大多青丝染成白发。有个年少时的朋友，自小发质很好，浓密乌黑，前次见到，依旧不见变化，便有些羡慕嫉妒起来，遂问起保养秘方。她却轻轻叹息着告诉我，其实三年前在父亲生病时，她每日奔波、忧愁操劳，头发就已经变白了，也是在三年前，她开始染起了头发。两人便相坐无语。

于是叹光阴渐短，叹白发渐生。心底下，便有些戚戚然了。想起去年参加市里的一次书法比赛，准备的作品是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里面有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句子。时光，就这么忽悠一下，就把我们的青春带走了，又是这么忽悠一下，就让我们青丝染成了白发。于是，我的心有些慌乱了，我不知道，还能不能坚持自己曾经的想法，将银发进行到底，更何况，我辈远不如傅莹气质出众，要是顶着一头花白头发招摇过市，怕也是要影响市容的。

无意中，又看到冯骥才写的一篇关于白发的文章，自述对于白发的染与不染，颇为踌躇，很是两难。便有邻居一老者，应该说是一位智者，告诉他：人的事，生而尽其动，死而尽其静，人生就如四季，各有各的美感，听其自然，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。作者听罢，顿觉地阔天宽，心情快活，即便是晃一下头上花发，也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。看完，似乎轻松了。